

蜀山之王——贡嘎赋

王海林



辛丑冬,受扎根泸定旅游开发 20 年的中鹏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卯全先生之邀,与喜旅游并诗词文学爱好者靳发平先生等赴泸定磨西镇海螺沟、贡嘎山考察并遵嘱撰《贡嘎赋》。集余在藏区工作五年之感受,细阅《甘孜州志》2000 余页之长卷,浸淫神汤温泉冰雪之甘露,仰望“日照金山”蜀王之真颜,聆听唐东杰布法螺之上音,登贡嘎之巅,望蜀山奇峻惟余莽莽,康藏大地百流滔滔,一腔热血自心中涌出,跌落纸上,《贡嘎赋》一气呵成。

——题记

五丁开山,劈三山五岳,筑西东之倾,置八卦方位,通康藏之门,于是珠峰擎天,贡嘎柱地,蜀山浩浩,川流汤汤;唐东杰布,吹无上法螺,其音普周遍,造高原之桥,渡苦海众生,于是华夏九州乃四海泽润,日月地藏至生命得灵。

奇峰上,亿年冰川下泄,育世事沧桑不变心;海螺沟,千载热泉上涌,炼诸葛神汤驱百病;半坡台,百年老镇碉楼,叹茶马古道背夫影;磨西镇,火塘老酒糌粑,读唐蕃西羌酥油

春到戈壁

王兴仓

在远离城市的边缘、在远离喧嚣的大漠戈壁、在石油人翘首以盼中,春天又一次莅临造访大漠戈壁,又一次光顾石油人的第二故乡。这儿虽然没有内地山峦含翠,百花争艳,姹紫嫣红,韵味丰盈的春景图。却也不乏生命的热烈,处处呈现出萌动的春意、勃勃的生机。

风儿不再那么冷硬,柔软了些许,也温柔了许多,她时常迈着舒缓的脚步裹挟着泥土的芬芳、淡雅的花香悠闲地行走在大漠戈壁、工区林带,也时常调皮地摇曳摩挲着花草树木。着了绿装的垂柳有了,“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的柔美和诗意。鲜绿俊美的枝条在微风中起伏成绿色的波浪,泛着绿色的涟漪,环绕着工区,环抱着院子。柔和晴暖的阳光倾洒流泻下来,在树影摇动的路面上投影出一地的斑驳,风儿荡漾,树影婆娑,阳光洒落一地的温暖。林带间潺潺流淌的水,欢跑着、跳跃着、歌唱着,拥抱松软的土地、动人的新绿。清新而灵动,清澈而晶莹。嫩绿的小草探出脑袋,伸着懒腰,活动着筋骨,一脸的好奇,一脸的呆萌。点点新绿,滋润着眼眸,装点着工区。

啁啾鸣啾的鸟儿飞翔蹿跳戏耍于林带树

间,呼朋唤伴,高歌亮嗓,好似用清脆的歌喉告知人们春天的讯息。工区院子里的桃花激动得唇红颊白,杏花怒放得让人怦然心动,散发着沁人的幽香,阵阵花香和着春风扑鼻而来,让人猝不及防,惹得蜂蝶留恋旋舞,令人陶醉。深吸着清爽的空气,留恋徘徊于春景中,身心也备感舒畅惬意。苜蓿、苦苦菜等野菜也趁着这柔媚的春光,争先恐后地探出了头,向和煦温暖的阳光伸出手臂,好似在问好招呼。这些可爱的生命带给人们惊喜与希望,也给大漠戈壁美了容,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官享受。

父亲的东湖时光

陈赛星

父亲虽然已经年逾八旬,看上去还算精神,但近年来,身体大不如从前。母亲在 1997 年的春天便撒手人寰,留下父亲一个人在故乡独自生活。去年年关将近的时候,我和妻子不忍心父亲一个人在老家过年,便打电话邀请父亲到武汉来团聚。其实父亲非常害怕寂寞,也惦念着省城里的孙子,他最终答应过来和我们一起过春节。我那时工作任务较紧,只能书房里一边创作,一边陪着父亲唠嗑。妻子建议陪父亲逛一逛光谷步行街,开始父亲并不情愿去逛街,但拗不过我们,还是去了。在游赏了西班牙风情街和德国风情街,便不乐意和我们一起闲逛了。或许是在乡下生活惯了,父亲非常不喜欢人声嘈杂、车马辐辏的大街,更不习惯人头攒动的城市广场。他唯一喜欢的就是逛一逛徐东路古玩城,看看那些民间老物件,比如青花瓷、明清家具、石头雕塑和文房四宝。他更喜欢呆在家里,安静地躺在竹编椅上,拿出他从老家带过来的《千家诗》。

“爸爸,我们去对面的大学看看吧?”吃早餐的时候,我看父亲闷闷不乐,便提议父亲去大学校园走动一下,有益健康。而父亲总是以大街上人太多为借口,不肯出去。妻子说,华中科技大学是湖北省面积最大的大学,环境好,风景美,非常适合老年人散步、健身。父亲不等妻子说完,便摇了摇头,又躺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看诗词刊物。

大年初六的早上,冬日的阳光洒进了客厅,照亮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天气晴朗,我

也不用上班,正要回书房,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的父亲对我说:“我想去对面的大学去看看,你陪我去逛逛吧?”这是父亲首次向我提议,主动想看看大学校园,我十分高兴,便放下手里的毛笔,兴冲冲地出门了。

剑桥春天与华中科技大学校园,中间只隔着一宽阔的马路。我搀扶着父亲,绕过体育馆,一会儿就到了校园。因为是春节放假期间,学校里没什么人,更没有什么车,路面十分干净整洁,在一些坡道和学生宿舍处,高大粗壮的法国梧桐树排列在道路两侧,似乎在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我小心翼翼地搀扶着父亲,他一边走路,一边和我聊着童年读书上私塾的事情,看到学校里面鳞次栉比的教学楼,气势恢宏的图书馆,偶尔在马路上擦肩而过的大学生,父亲的脸部露出了敬羡的表情,他一定是想起了少时艰辛的求学经历,想起了他的青葱岁月。他一路上说起自己小时候在老家上私塾的事情。

在校园内,我带着父亲首先参观了世界名人园,接着又参观了物理学院,父亲走到一颗巨大的导弹模型前,用那一双结满老茧的手,轻轻地在上面抚摸着,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这是国之重器!”一个上午时间,我引领父亲游览了校区图书馆、出版社、梧桐雨问学中心和校史展览馆。父亲每到一处,都感叹新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国家的强大,以及大学教育的兴盛。往东校区方向,有一块很大的草坪,旁边有一片茂密的树林。走进树

林,一株株的香樟树,笔直挺拔,干霄凌云。绿色常青的枝叶散发出的芳香扑鼻而来,令人神清气爽。父亲坐在树林的小道旁的小石桌边,仰望云天,感叹着说:“我原本以为只有大山里才有森林,没想到,大都市里面也有大森林。我告诉父亲,华中科技大学属于教育部,是一所森林大学,法国梧桐和香樟树特别多。父亲连声赞叹,他还,还是在大学散步比逛街好得多,鸟语花香的。”

校园面积太大,一个上午都逛不完。在食堂吃过午饭,我便叫了一辆橄榄绿色的出租车,顺着校园纵横交错的道路,漫无目的地闲转。最后,我决定让司机把车开到东湖磨山。下午的阳光照在人身上,仍旧暖洋洋的,令人十分惬意。父亲自小爱惜植物,对植物有一种特殊的情结。梅园的梅花有种独特的韵味,且梅有五德,父亲一定非常喜欢。伫立在梅园码头,远眺着碧波荡漾的湖面上,几条游艇飞速在水面上奔驰,犁开的波浪在身后泛起白色的水花,无数的湖鸥在天空飞翔,码头上有人在渡口等待着对面驶来的画舫,此情此景,如诗如画。

“现在去梅园去看看梅花吧,那里有许多梅花品种,今年梅花的花期不会太长,再不看就凋谢了。”

“嗯。”父亲对梅花饶有兴趣,我搀扶着他过了马路,径直进入梅园内,园内假山、奇石林立。远远地看去,一树树的梅花树依然矗立在山坡上,毛茸茸的嫩草丛边。红梅和绿梅竟

相开放,那红梅像是一丛丛火苗在跳跃,鲜艳夺目。绿梅比红梅迟放,绿色的花蕊,含苞待放的花苞像极了一个个羞涩的小女孩,青春逼人。大部分梅花都开放了,细而有劲的枝,散发出淡淡的芳香。这是一种冰清玉洁的花,是一道在风雪中傲然挺立的风景线。我和父亲走走停停,父亲出神地凝视着身边的每一株梅花,似乎在阅读和揣摩着每一首美妙绝伦的诗。此时,只见一个年过六旬的老摄影师,用手里的专业摄影相机长镜头,对着父亲就开始狂拍。摄影师告诉我说,老年人和梅花树在一起,有一种特别的视觉效果。父亲一改近日的拘谨,热情地和他攀谈起来,令人大为诧异。

阳光洒在父亲的苍老的身躯上,温柔而酣畅。此时此刻,山水之间,满园芳菲,整个东湖磨山风景区草木复萌,看上去一片盎然生机。父亲倚靠在一株大香樟树旁。他那已经染霜的双鬓,一张充满沧桑感的脸,开心的笑容绽放在阳光下,十分的生动。我想我的父亲已经开始拥抱大都市的新生活了,这是一件令人十分幸福的事情。是呀!时光迁流,父亲如今已迈入耄耋之年,我每次回故乡,看到一个留守老人的背影,总是热泪盈眶……我想,要是我能够像童年一样,可以长期呆在父亲身边该有多好呀!我还想,我要是能够像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主题曲所歌唱的那样,可以向天再借五百年的话,我愿意为他祈福!让我们父子俩永久相伴,再续前缘!

情人节感怀

查克全

有一种感情,当彼此背上道德与情义的标签,那些波涛澎湃的热烈就被狠狠压制。

那种热烈,如鯉在喉,每一秒呼吸都是疼痛;又如巨石在胸,沉重的无法释怀;又如欲火在腹,将人燃烧的粉身碎骨,粉身碎骨……

这与性无关,是心灵的碰撞,是灵魂的归宿,一个安静的拥抱,不需言语已胜千言。

这与性有关,是本能的亲近,是自然而然的交融和相濡以沫的感动。

假使有如果,那些过往定与你慢慢倾诉;

假使没如果,就沉在心底,是内心一世的繁华。

拥有你是遗憾,没有你亦是遗憾

作者简介:查克全,四川省自贡富顺人。早年参军,转业经商,从事矿产、金融、农业产业,是一位少壮派企业家。喜欢高尔夫球运动,喜爱随笔、散文、诗歌创作,先后有《有一种思念叫疼痛和无尽的哀思》、《遇见你我是的幸福》、《背影与夕阳》等多篇散文、诗歌作品在国内报纸、杂志上发表。

父亲的手

虎岩居士

父亲的手,如秋风中枯槁的干柴曾经在故乡泥泞的田埂上斜撑着霏霏细雨中的雨伞给我一方晴空父亲的手,是曾经教我如何品读五经四书如何拿着毛笔临池读书习字的手如何在珍惜春光,在土地和植物间不停地劳作的手我是在这双手的有力推动下走出一辈子都依恋的乡村每逢佳节倍思亲如今,父亲的这双手把思念和嘱咐一次次写进家书教我如何像庄稼和作物一样成长和拔节

父亲的手是一片茂蔽的森林给我的是一片阔大、无比温情的荫庇抑或是宁静的港湾让我头枕着波涛酣然入睡尽情的品尝梦的香甜

父亲那结满厚茧的手仍然侍弄着农活每当春燕斜飞进如织的雨帘街着新泥,未来往往归巢的时候父亲的那双手在油菜花覆垄的水田间扶着犁儿不断地穿行且吆喝着挥动鞭影挥动着一片浅浅的春光

